# 禮記章句

# 禮記章句卷八

船山遺書十三

衡陽王夫之譔

## 文王世子

唐虞之有天下也皆選賢而禪歷試而後授之則既知其有天子之德託以天下而亡所慮夏后氏知其不可繼而將有大姦飾德欺中智以獵大位者於是而與子之法立焉孟子曰其子之賢不肖天也聖人不能取必於天而相天之事起故豫建世子而夙教之以孝友中和之道以育其德大戴氏及賈生皆推言三代有道之長莫不本此旨哉其言之也此篇之旨亦以是爲有天

下國家者平治之本圖蓋與大戴賈生之所稱述同其歸趣而以孝弟爲立教之本禮樂爲成德之實尤爲宏深而切至顧其爲文雜輯衆論而非一致之言未能裁正而著明之若周公踐阼之文亂人竄之以成其逆行夢與九齡之事妄人資之以伸其誣說是以學者或病之而要諸記者立言之本旨則固未有失也善讀者通其意而勿滯其辭斯得之矣凡十一章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

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朝直遙反三悉暫反衣於既反莫漠故反復芳服反

朝見也古者通謂見尊者曰朝內豎奄人之少者御者當日直侍者也節字或衍文舊說以爲居處故事亦畧通履蹈地也此節記問安之禮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上時掌反煖況遠反下戶嫁反

上進也在察也而有存意寒煖之節食之溫涼以天時爲節也下徹也所膳謂所食多少及所嗜厭末勿也原如禁原蠶之原再也諸侯日食特牲同殺異飪退遞其

私寢也此節記視膳之禮文王之德至矣而其日操存於心而不敢畧者惟此問安視膳之節葢孝者萬行之原而仁敬慈信之率繇此以生也觀其憂喜之形於色也根心以發初無所容心焉盛德之至生知而安行之誠非可學焉而至者然人能取法以自力於行雖誠或未至而敦行既久不生厭倦則仁孝之心將油然以生而漸幾於自然所謂文王我師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夫豈遠乎哉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帥所

律反說他括反養餘亮反飯扶晚反
有與又同閒如字俗讀去聲者非

帥循也不敢有加者孝子之情各有特至固無成法之可拘而武王以文王爲人倫之規矩恒以不及爲憂無欲過之心也冠帶養疾者必朝服也閒愈也言旬有二日乃閒者記武王服勤養疾浹旬不懈逮其瘳而乃安即上文然後亦復初之意

右第一章　此章記世子之德以孝爲本文王躬行以爲家法而武王承之故周家仁孝之教施及後世率以是爲立教之本而弟友之德禮樂之實原此而生蓋一篇之綱宗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女羊渚反

齡齒也夢與九齡者夢生九齒若天授者吾與爾三者時文王已九十七神氣之閒自知將終謂己不足百年當以與武王也然此所記出於流傳而未知其信否且君王之稱始見於春秋傳子革之對楚子戰國僭號者因之文王終爲西伯以服事殷必無此稱漢儒乃据之以爲文王受命稱王之證其亦誣矣古者六十閉房謂

武王九十三而終而成王尚幼亦古今之積疑要皆周末游士之說不足信也若記者之錄此特以見文王父子之間慈孝樂愷以終上章之意其他則無足取矣

右第二章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相息亮反

涖阼謂行天子之事相以冢宰聽總己之治也記此者以見成王即位尚幼則武王存時固不能學世子之禮而周公欲教之難也旣云周公相則其非攝位亦不待辯而明矣

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也令力呈反長丁丈反

踐阼者踐周公宮中之阼階也子幼與父同宮升降皆自西階阼父階也治猶教也抗舉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謂一物而三善備者也按經文言踐阼而抗教伯禽則踐阼者以對伯禽言之旣亡疑其爲周公之家政漢儒不審乃謂周公踐天子之阼以授篡逼者之口實則文義不通而流爲禍始可不愼乎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過則必撻大學之法也入學以齒無貴賤之足殊矣

文王之爲世子也

上三章總題篇策之辭戴氏忘刪之

右第三章　此上三章總記存周三世世子之禮至於成王時勢已訖而周公行禮以伸之所以世載令德開太平而爲有道之長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學與斆同戶教反下並同

學教也上謂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鄉遂之俊選升於大學者也當其可之謂時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大他蓋反下並同干戈之戈戚字之誤倉歷反

干戚武舞羽籥文舞春夏陽而斆武秋冬陰而斆文所

以節宣之也東序夏學名周以爲大學序有堂無室便於舞也樂正於周禮爲樂師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大夫爲大樂正士則小樂正也學干干戚兼數之不言戚省文大胥之職春入學合舞贊協助也學者衆多須分教相協助也籥師學戈戈當爲籥字之誤周禮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無教戈戚之文籥師中士四人二爲正二爲丞此節記教樂舞之事

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胥合也鼓鼓瑟南二南之詩其誦則關雎鵲巢以下三

章之音節其弦則堂上之瑟與歌相和者合次比弦歌使相叶也堂上之樂瞽工所奏而學子習者以其爲樂德之本孔子所謂不爲周南召南正牆面而立也詔告也謂口授其讀也執習也禮五禮書四代之簡冊典猶知也執禮典書蓋保氏之分教者瞽宗殷學周爲國學上庠虞學周爲小學二者皆有室故於弦誦書禮便也此節記教誦習之事與教舞分四時互教之蓋誦習日課而舞間舉不相妨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養老而乞其言有請受之禮合語者旅酬時更相稱述

古語爲獎戒所謂於旅也語也上節言秋學禮者誦習禮文而此詔禮演習其容儀也行禮者必於㢢闈之地故於序便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大樂正三字葢衍文語卽合語說命者稱說告命卽乞言之禮也授數授以所當習而分其段序使以漸學也此統上文三節而言自斆干戚至乞言之禮小樂正以及典書者分科教授而因其敏鈍之差各授以數次第課其成者則大樂正總之也大樂正樂師之長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大司成大司樂也論說者自樂舞以至弦誦書禮禮容其音容文句各有分教而義趣之所以然者爲發明之使達於禮樂之原周禮所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蓋即語舞之中而中和祗庸孝友之德寓焉大司成進其可與語上者而深論之也集衆論說亦須徹關故於序爲便此上五節皆以記教者分教合教之序與其時地之宜所謂當其可之謂時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閒如字古閒反

閒中閒所容也席長三尺三寸有奇三席所謂函丈也

負牆屏退向後待次問者列事未盡謂再成方陳列其事義以相告辭未盡也不問不敢躁攙師說自此以下至章末記教者學者之禮儀與選賢士之制前五節乃立教之體而此節以下則鼓舞作興之用也

凡學句春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學如字下並同）

學入學也謂官備其物而爲之師者主其奠也釋舍也置也奠所陳設也蓋用脯醢及菜薦饌酌酒於筵而無尸謂之奠先師謂傳授道業者不言夏蓋省文四時興業各一奠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及蓋乃字之誤）

立猶興也謂始學者入學之初也先聖作詩書禮樂者乃行事謂奠已乃受業也以幣者重始進異於四時之常奠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釋奠謂四時之奠合合樂言有合者別於大合也學樂之始人習一節合則合衆之所已熟者而使之成章大合樂則合樂之大成也四時釋奠之後必合樂者以考其小成也國故國喪也大合樂天子視學時遂者踵事之辭大合樂之明日也樂成而終教之以孝養之事所以勸之於樂德也此上四節統教世子及學士而言蓋

敬業尊師無貴賤一也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句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郊謂郊外鄉州之庠序語於郊者郊學不備禮樂之教無以考其成否故於飲射之日旅酬之際試諸合語而觀其義理之通塞威儀之得失也取賢斂才者鄉州之長取斂之以貢也事能也言揚曲藝者記習六藝雖不能皆通曉而知其一藝能以言語發明其義也誓戒也期也期以旦升而戒之進修也又語後復飲射而語也

三曰德事言一有謂成其一也進其等者差累而進之若今國子監積分法漸升爲上舍也以其序者鄉歲有常貢先進等者先貢之也遠蓋遂字之誤其曰郊人者升之司徒而後謂之造士其初進等而待序以升者則謂之郊人言郊學之俊民也成成均大學也達於成均者由司徒而遂王制所謂升於學者曰造士也以及者漸進之辭取酌也取爵於上尊者燕禮尊兩方壺於東楹之西以酌卿大夫士尊兩圓壺於門西以酌士旅食者東楹之方壺對門西之尊爲上尊酌之於上尊則升而爲士矣王制所謂升諸司馬曰進士論定官之也此節

記學士之所由升出自寒素而及其升學則與世子齒而受業雖選之極慎而入學以後教之之道則賤不殊貴蓋周徧平均而相獎以成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興作也器謂象舞之干戚羽籥也既學舞乃興作其器而授之用幣者以幣見於師也釋菜即釋奠奠有菹菜不舞謂初入學習並誦書禮而未學舞也未學舞不授器則不用幣矣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行儐禮而已儐以酒若醴禮其師也無介一獻者其禮簡事師質不備

文也語以道古今勸德行於學爲宜顧雖禮備而可於一獻之後旅酬以合語也用脩者必偩偩者不用脩學始於弦誦書禮其禮節終於舞其禮繁學以舞爲重所謂成於樂也此節記事師之禮又兼世子學士而言之

教世子

教世子亦篇策之題辭

右第四章　此章言大學教世子以禮樂之事而下章則以申明此章之義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

禮樂之教前章備矣前章但詳周之教法而此通言三

代之道同也敎亦多術而先王之所尙者惟禮樂其以正情而飾性者密矣不此之務將有如秦之師吏漢之雜用黃老申韓以及六代之競巧於詩賦導之於淫辭而長亂源者況於託諸宦官宮妾之手而僅以講讀爲文具者乎

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

樂以調性情之戾而移之禮以正威儀之失而閑之內外交相養也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禮以修外而威儀旣飭則入而感其莊敬之心以安於

節而志意欣暢斯敬和一矣樂以修內而性情既順則
出而形諸氣體之間無所强而從容中度斯威儀定矣
內外交養而肌膚筋骸與神明志氣渾然一善無有閒
也
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成者涵泳於教而德器成也懌和也恭敬禮之驗溫文
樂之驗禮中樂和各有其徵而和懌一也故周子曰中
也者和也以此爲教而至於成德則端莊愷易淪浹充
滿氣質化而加於物者自無不順人情以達天理元后
之爲民父母者此也

右第五章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大他蓋反少詩詔反行下孟反

大傅少傅皆教世子之官也上二章言世子入大學之事此章所言師保傅之教則自未入學之先通乎學成之後與自學歸沐之時恆有教導之官以養其德養者從容涵育之謂父子君臣之道非猶夫大學之教可程功計效而責其成惟日與居游躬行倡導察微知著先事而旁喻之使自得也審者慎於微而使驗於心也觀

察也大傅在世子之側無事親之事但其躬行敦厚動必以禮與忠孝之理同原一致察其所以用心而道不遠矣前謂倡率之後謂勸進之也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師保不別言大少者天子有三公三孤世子不得齊於君傅則二而師保各一也入退居燕寢出在外寢也教喻謂素知其理則以入學而承司成之教類通而易曉也事古事可爲訓戒也察於善惡得失之微則心能衛

其理矣愼其身謂節其嗜欲謹其居處也動無非禮則皆合於當然之則矣三公之序首師次保次傅而此以傅加於師保之上大少獨備官者以傅司君臣父子之教而世子之德莫尙於孝故尤重焉率中材之資皆可以爲文王惟此焉爾矣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

疑丞之意未詳朱子曰疑者有疑則問之意丞貳也大傅示以道藝即疑少傅貳於大傅藝即丞也師保疑丞爲四輔世子之官大師大保大傅爲三公天子之官也

二者皆惟德能任之之者使爲之無其人則姑闕而攝之

引古記以明天子愼選宮僚均於三公之重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曰德之德衍文治直吏反

君德成於豫教之日則及其嗣居大位知德之爲貴而尊尙教理以尊敷於下造就賢材斯官莫不正而國以治也君蓋此字之誤

右第六章　此章言教世子之道以父子君臣爲立教之本與第一章之義相爲貫通四輔養之以素而文王無不可師矣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

夫子之言止此記者引之以證第三章之所言且以更端起下意也攝政謂三年總己以聽時

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魚俱反

于與迂同委曲而遠於事情也文武之事親非王季文王抗法而督責之君子不教子而事親之禮尤非爲人父者之所教責周公抗法於伯禽有不逮則撻之是遠於父子之常道而委曲爲之也優無所勉強也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

仁敬孝慈其根於惻怛忠恕之心則一也此明世子事親之道爲君德之本而不可不學之意

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無爲之爲于僞反令力呈反長丁丈反

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者以見正在須教之時也無爲言無可效其孝養兼言長幼者謂弟子幼少所宜脩之職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
然後兼天下而有之
有者存而不忘之謂至性之愛敬恆存於中無所放逸
乃以懷萬邦黎民而邇不泄遠不忘一以貫之矣書曰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之謂與
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周公迂其身且惟恐成王之失養況於爲之君父者乎
右第七章　此章申明第三章之意以明孝爲立教之
本而養世子者必此爲重也其言養者即上章師保疑
丞之所審喻而輔翼之謂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物事也齒於學謂入大學習干羽弦誦書禮之事行立進退與學士以齒序於先生之前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長丁丈反治直吏反

臣言謂之者世子無臣道惟對君則謂之臣爾業羽籥弦誦之務成德之成也謂樂正所司教者業耳而尊師尙齒成三善之德則天子命之而師傅喩之也一有之有當作人元大也良善也行一事而三善備其善大矣貞正也父子君臣之倫正而莫不正也

周公踐阼

亦篇策之題辭

右第八章　此章申言第四章入學之事而第四章所記乃受業之方此章則專就齒讓而明尊親之義蓋此

篇之旨以孝弟爲本以禮樂爲用修之門內詔之師傅者孝弟之實習之學宮者禮樂之務而此章則於學宮而見孝弟之理蓋孟子所謂孝弟爲禮樂之實無所往而不以此爲亟也孝弟者生於人之心而不可以言喻者也講求其理則迂闊而辭不能達科以爲教則飾行而非其自得故先王所以化成天下者惟躬行而使人之自生其心則不待言孝言弟而已眾著之矣古人誘掖扶進之大用洵非後世之所能與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弟大計反子愛之子詳之反長丁丈反

庶子於周禮爲諸子庶亦諸也庶子之官掌國子之倅有大事則率國子以致於世子惟所用之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國子之倅者公卿大夫之適子與世子同入太學者也國子在學則與世子友以勸進於道藝其在宮中守衛而聽政令則惟世子之所使故王者之教世子既有師保疑丞以輔之大司成樂正以敎之而尤愼其所與遊而聽其令者統受正於庶子之官則世子左右近習莫匪正人而養其德者備矣正督正之也國子受業於學而尤必庶子之官教之德行者亦猶世子之有四輔也凡國子之

倅自公卿至元士之適子皆在焉而徒言公族者周道親親以公族爲重舉其重者以統異姓也睦者和於宗族友者惠於朋友子慈通愛人曰子愛物曰愛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朝直遙反下同

其者指庶子所掌之國子而言下文放此言公者別於世子私朝之稱內朝在路寢庭內庶子掌正其朝位北上齒長者上也臣國子之已仕者其未仕者謂之遊倅雖已仕而貴與未仕而爲遊倅者一皆以齒序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外朝路寢門之外庭以官者仕者貴也爲治也亦謂掌

正其位序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如外朝之位以官也宗人大宗伯授事須之執事爵父爵也以官者所司當奉之職以爵者非常職則以貴賤爲大小也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

登餕登堂而餕祭義所謂賤餕貴之餘也庶子餕當在士餕之後登餕者蓋八人獻受爵兼祭燕而言燕義所謂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其獻之亦如獻士其長一人升西階上拜受爵餘則自旅酌也上嗣父爵之尤貴

者治猶爲也敘次其貴而作之登餕受爵也國子於宗廟朝廷之中或以齒或以位或以父爵長長尊尊貴貴之義並行而父子君臣長幼之教寓乎其間矣

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謂元士之子也不踰者謂車服禮秩此上兼同姓異姓而言

其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大事國喪也國子於君及君之母妻長子雖斬衰不殊而次序哭位則以其本屬之遠近一如士喪服精麤

之數纍者居精者之上使不失其親疏之等也公族王之同姓也次主人繼主人之哭位西面北上也得以其本屬之親疏交於君所謂教之以睦友也此專主公族而言若異姓之國子則皆序於士之下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食祥吏反

若如也謂公族國子喪紀之位序親疏而不以貴賤其義如燕食之序以世次齒以睦族爲道也公者統天子諸侯之辭凡燕禮必別命一人爲賓而不賓其所與燕者不以禮勞之也膳宰爲主人則以優君也齒者昭穆

各自為齒食大傳所謂綴之以食蓋合食於宗子之家
也世降一等位各少退也燕言齒亦世降食言世降公
亦與其等齒互文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
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
守下宮下室大他蓋反
公禰謂軍行所載遷主謂之禰者在外親之之辭守者
守其齊車政事也公族亦謂其為國子者無事謂君用
體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以從軍而守公
禰其不行者則無郎戎之事而居守也正室宗子之適

嗣也諸父與君爲父行者雖爲君之父行然有父在猶爲國子之倅宮宮門室堂戶貴謂路門路寢下闈門燕寢也此言君敦信本支之子弟而與同休戚蓋亦教以友睦子愛之義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冠古亂反取七句反下同免亡運反含戶暗反

告赴則君必賜恤之矣族謂自公以外之族衆也相爲互相弔哭也六世以外則弔五世則免有司典喪禮者承繼也喪禮庶兄弟之繼使人將命承進之也正常也

此言君睦族之道所以立教自己而爲國子之倡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

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纖之林反告居六反辟婢亦反爲于僞反

公族道五世內外而言懸縊殺之曰磬甸人掌郊野之官署在郊外刑殺卽之隱其惡也纖剸也謂畧刑剸割

也謂劓刖無宮刑者不絕其類代之以髡告本鞠字之誤讀書用法曰鞠謂將就刑而數其罪以服之也讞白也白其罪狀在猶當也無服不爲之總衰弔服親哭之者爲位而哭不往弔此言曉及同姓之厚有罪必於所以爲立教之本而養成子姓之仁厚以夾輔世子者其德遠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

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
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
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
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
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
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弟大計反殺色誡反大他蓋反鄉許亮反
內親謂門內以親親為重也父子猶言昭穆體異姓者
與異姓合序官爵不疏遠之也不奪人之親者謂因其
本服而得伸其恩也孝者慎奉其先愛者不使冒行陳
也有倫謂人倫得其敍衆謂國子也鄉方者習於盡倫

之道則皆知以孝弟友睦子愛爲法也此總結第二節以下九節而申明其意一一皆庶子之官所掌以見王者立庶子統國子政令禮儀之閒無非修明父子長幼之倫卽事而垂爲至教皆所以壹之於正而爲豫養儲德之資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遠于怨反

犯干也有司執法之官不以犯謂不撓法而必使有司

識物之術法也體百姓者不縱所親以賊百姓慮者以爲患而計除之也此申明第十節之義其事雖非庶子之官所掌而所以處公族者情法兩伸使之獎於善而懲於惡以盡人倫之理則亦皆國子所繫正而法無非教矣

右第九章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卒子律反

昕旦也大昕周正季春之朔旦夏正之元旦也鼓徵鳴鼓以召學士須衆至天子乃至者欲令皆近天子之光

以勸於學也乃命者視學事畢而乃命之以其明日行
釋奠之事也秩節常禮也卒事明日祭畢反命告禮成
始之養也適東序
養養老始之云者對下文命諸侯羣臣養老而言天子
先之也適天子適也養老於學者使衆著於長幼之義
也既視學而後又適學養老禮不相沿各異其日
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
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更古衡反養也之養餘亮反
先老謂前所養之老也三老達於三才之道更歷知也
五更習知五常之節者三老五更各一人餘爲羣老皆

所謂國老也其席位三老如賓當戶牖間南鄉五更如介西階上東面羣老如衆賓繼三老而西適謂省視也天子醬親之珍八珍詳見內則發咏老更入門而樂作也退修之義未詳葢有闕文大要謂天子親饋之禮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反字之義未詳葢有闕誤舊說以謂老更受獻畢立西階下待獻羣老畢乃反升席未知是否登歌堂上之歌語合語也成者歌與語意相成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謂所語者德音謂清廟之歌也淸廟以歌至德之形容

而其理則不外乎盡倫之事其致一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

下管堂下笙奏象其曲也奏象則舞大武故武亦或謂之象大合衆以下十二字有闕誤大要謂大合盛樂以事老更通其事於宗廟貴齒尚德之意

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錯簡誤在此疑在前章尊祖之道也之下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闋終也樂闋則禮成矣公侯伯子男來覲而與燕者羣

吏鄉遂之長反養老歸其國邑行養老之禮也幼字衍文仁者孝養普徧之謂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記字誤當從下文作舉

慮謀也愛之以敬者誠愛之則不忍褻之也按此節乃總結上文之辭以明養老之義必皆有所承而言今惟修之以孝養終之以仁二句上文已具餘皆上無其文則此章之殘闕者多矣

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

念終始典於學兌本作說古字通用失事反俗讀弋事反者非大事謂親學養老之事慎其終始者謂修行備道而不倦也典常也此篇皆言教世子之道而此章以天子視學養老之禮終之葢建師傅齒國學習禮樂正庶子睦公族以養世子之德者極其詳備而猶其末也若其立教之本則必爲之君父者躬行勤學敬老之禮自盡其孝友中和之實而后不言之教行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理一也抑當其爲世子之日既勉學自修勤行孝弟則爲善之樂得於心而自不能已逮乎嗣承大位習而安之修行不倦而聲

律身度自足以爲子孫臣民之法則所謂終始典於學者合數世而流風不衰故先儒以爲三代有道之長率繇乎此誠哉其言之也

右第十章　按此章記天子視學養老之禮玩其文辭次序之間蓋必委曲詳盡有視王制祭義而更備者其於衆至然後天子至之下必有執經問道及簡不率之事其言養老於遂發咏焉與下管象舞大武之下必詳記進退周旋饋醑獻酢酬侑之禮而今皆闕亡遂令古禮殘缺後之學者無從徵焉良可慨悼非但文辭之舛脫難通而已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illegible]

昔反膳時戰反餘音同 第一章

不安節小恙疾甚病也不滿容氣不充色也命膳宰卽

首章所謂末有原也善甘之也齊[元]元冠[元]端玉藻曰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養疾服之敬其事也此蓋文王事親之道而後人因記之以爲世子之常法習而安焉則發於容貌興居之際自有必然之符而與聖人合德矣其不以文王之所以事親者事親則亦不孝其親也矣

右第十一章

衡陽王夫之譔

## 禮運

運者載而行之之意此篇言禮所以運天下而使之各得其宜而其所自運行者爲二氣五行三才之德所發揮以見諸事業故洋溢周流於人情事理之間而莫不順也葢惟禮有所自運故可以運天下而無不行焉本之大故用之廣其理一也故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合體與用大入之事備矣第一章皆夫子之言第二章記者引夫子之

言而推論之後二章則記者之所述撰其中錯獨相仍
復多淆譌竄附朱子序定大學之義爲別次之至於石
梁王氏疑篇內大同太一之說與老莊之言相似則抑
不知其辭同而理異而其言禮也亦褊矣凡四章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
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與羊汝反觀古亂反

稱昔者明此一篇皆記者之辭引夫子之言爲發端也
蜡周正十二月國索神鬼而祭之因以屬民而飲酒飲
酒之禮有賓有介有衆賓與者爲衆賓也事畢者其明
日也遊遊目而望觀闕也天子有兩觀魯僭設之在雉

門閑上者門觀有臺仰視之也歎得者歎其徒具體文而昧其實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行流行於天下也英華也精也謂飾之以文而精意寓焉也未之逮謂道不行無繇見之大道之行民淳則政可簡爲之上者恭己無爲而忠信親睦之道自孚於下士三代以降時移俗異民流於薄而精意不足以喻故王者敷至道之精華制爲典禮使人得繹冋增美而與於道蓋其術之不同繇世之升降而非帝王之有隆汙也能逮夫三代之英則大道之行不遠矣故夫子之志

之一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天下爲公謂五帝官天下不授其子選擇與授也謂擇賢能而禪之講信者講說期約而自踐之不待盟誓修睦者修明和睦之教而人自親不待兵刑也凡此皆人道之固然堯舜因之以行於天下與賢而百姓安之講信修睦而天下固無疑叛則禮意自達無假修爲矣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

長丁丈反矜古頑反養余亮反惡烏路反爲于僞反

不獨親其親老其老以及人之老也不獨子其子幼其幼以及人之幼也終生養而死葬也用各得其職業也有分謂分田制產無侵并之者也有歸室家不相棄也貨惡其棄於地不欲以有用置無用而已力惡其不出於身可以有爲而不偷也此皆民俗之厚不待教治而無非禮意之流行也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謀相傾詐之術閉塞絕也盜竊盜之小者亂賊賊之大

者外戶戶樞在外而反掩之足以蔽風雨禦猛獸而已閉鍵衞也大同上下同於禮之意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隱昧也謂流俗蔽錮人不能著明之也天下爲家傳子也大道不著明則好惡私而風俗薄故禹欲授益而百姓不歸周公總己而四國流言雖欲公天下不可得已

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常也三代之王知民情之若此故制世及之法以此亂不足又爲之城郭溝池以守之

以賢勇知 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知珍義反爲于僞反

此節舊在以立田里之下蓋錯簡今定之於此

以賢勇知疑有闕誤舊說謂以勇知爲賢義亦畧通以功爲己謂居功自伐而望其報也

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此節舊在以賢勇知之上今定之於此

義者禮之質禮者義之實也制度宮室車服上下之等田里井疆之制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制度井疆皆待禮義以行於天下謀作兵起彊者干犯之而弱者不能自盡故聖人爲修明之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

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選須絹反

言成王者周公制周禮而成王行之也選最也謂德最優也義者禮之精意著謂表著其所以然之理而顯之於事使民喻之也考驗也信果能之也謂驗其有禮則知其果有德行著表暴之也立禮爲則有失自見不能繇禮者則知其不肖也刑則也謂仁藏於中而禮顯其型則也講發揮之意仁讓有常者大道之歸而禮之本也以禮體之使民有所率循而行於大道也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埶古勢字

繇此謂用禮也在埶言居尊位去䟡削之也衆以爲殃者疾惡而放逐之也謂出乎禮則入乎刑以整齊天下

是謂小康

康安也小康者民不能康而上康之異於大同此上十節皆言大道之行三代之英相爲表裏所以齊天下而其繇於道其繼世爲功而不可廢者有如此禮衰而亂文具徒設則大道之精意盡泯聖人之所繇歎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復如字扶又反失防無反

天之道順也人之情和也理順則氣亦順情和則體亦

和失之而生幸而免爾此甚言禮之爲急也按天道人情乃一篇之大指蓋所謂大道者卽天道之流行而人情之洽忽則同異康危之所自分斯以爲禮之所自運而運行於天下者也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息亮反

相視也體形具也遄速也人所惡而欲死之則生非生矣引詩以證得生失死之意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夫扶無反冠古亂反朝直遙反

本者原其禮之所自出也殽設也地載萬物各得其所
禮之所取則也易曰禮卑卑法地列猶參偶也謂此理
之屈伸變化體物不遺明則為禮樂幽則為鬼神參偶
竝建而成用也達者有本而推行皆通之謂示之謂教
民也此上三節推上文之意而言三代聖人所以必謹
於禮非徒恃為撥亂反治之權實以天道人情中和化
育之德皆於禮顯之故與生死之故鬼神之情狀合其
體撰所以措之無不宜施之無不正雖當大道既隱之
世而天理不忘於人者藉此也夫既合撰天地而為生
死與俱之禮則自有生民以來洋溢充滿於兩間而為

生人之紀大同之世未之有滅而三代亦莫之增也則三代之英與大道之公又豈容軒輊於其閒哉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復如字與以諸反

極言謂盛稱其爲天道人情之至可得聞者欲詳問其所自始終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之往也夏時夏治厤以授民時之書坤乾殷易歸藏首坤次乾今其書皆亡世傳有夏小正者乃戰國時人所爲非孔子所得之舊文也於夏時坤乾而得禮意者所

謂承天道以治人情也韓起見易象與春秋而曰周禮
在魯亦此意與天之時地之義爲先王制禮之本原則
三代之英載大道之公以行益可見矣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義精意等秩序也觀之者觀其承天治人通大道爲公
之意而建之爲禮如下文所云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
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
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
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

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衣於既反合古沓反亨普庚反養餘亮反

此節舊在皆從其初之下故冠酒之上今定之於此

先王上古君天下者營窟穴土爲窟而壘其外以瀉水潦備蟲獸檜與層通層累架木若鳥巢也茹若不擇而吞謂去毛不淨而食之范金爲型範以鑄金合土摶埴爲甓甃也合土爲甐甃范金爲斧斤斲削木以爲榱棟炮苴裹而燒之去皾燔灼亨煑炙火過焫之也酪酸漿朔初也此言上古五行之用未修天之道未顯人之情未得至於後聖之作因天之化盡人之能宮室衣食各創其制人乃別於禽獸而報本反始之情自油然以生

而各有所致此禮之所自始非三代之增加實掰於大同之世也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號皐俱胡刀反飯扶晚反苴子餘反首舒救反鄉如字鄉許亮反此節舊在敬於鬼神之下昔者先王之上今定之於此

皐呼聲某死者名復稱名者古禮質無爵與字之別也飯實尸口腥生米也苴包也謂包祖奠置壙中以送死不言遣車者亦古禮質也孰與熟通謂烹牲體也天望謂望天而復地藏謂藏苴以送之魄耳目口鼻含識之

質知知覺運動之靈也魄著於體知潛於氣人死則魄降故養道藏之於地知氣升故望天而求其神之復北首葬也南鄉鄉明而治其理亦生陽死陰望天藏地之義也初本始之理所謂天之道而人之情也此節就喪禮而言禮之始制其道雖質而原於本始之理則自然有其秩序而不妄三代之英亦循是而修飾之爾觀此所言陰陽生死之義則夏時坤乾爲二代禮意之所存亦可思矣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夫防無反捭卜麥反汙烏瓜反蕢本凷字之誤苦對反桴

方無反此餔舊在吾以是觀之之下及其死也之上今定於此

燔黍謂未有釜甑燒石而加黍其上炒以爲糒也捭裂也裂豚肉而燔之也汙尊抔地蓄水抔飲手掬而飲蕢土凷桴所以擊鼓土鼓陶土爲腔而鞔之今武陵人時稻則共泥擲瓦腔長鼕鼓以勸農人其遺制也此節言自後聖修火政以來民知飲食則已知祭祀之禮致敬於鬼神一皆天道人情之所不容已其所從來者遠非三代之始制也自此此以下乃推三代之禮皆緣此以興而莫不惟其初朔之是從焉前言禮達於喪祭冠昏射御覲問而此下專言祭者以吉禮爲凶賓軍嘉之本揚

雄所謂禮莫重於祭者是已抑此章因爲蜡祭失禮而
發故其感爲尤深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
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
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
謂承天之祜粢與齊同才細反

醴者醴齊酒成而汁滓相將若醴然醆舊說以爲盎齊
酒成葱白色粢醍舊說以爲緹齊酒成而紅赤澄與沈
通舊說以爲沈齊酒成而滓沈周禮五齊之四也酒三
酒周禮所謂事酒昔酒淸酒較五齊爲淸者也醴齊盎

齊朝踐王與后之所獻也緹齊沈齊饋食王與后之所
獻也不用泛齊者文畧耳三酒者以酢王及賓者也元
酒上古所飲四齊近古所用三酒則當時之所制也戶
室內當戶在戶亦在室而殊言之者文互見耳堂戶外
堂上下堂下也沈齊與緹齊同用宜言在堂而謂澄酒
在下記者纂夫子之言欲令成文遂不審也朝踐事戶
於堂而尊在室禮尤重故尊饋食事戶於室而尊在堂
禮稍殺故降酒用酢酬於事褻故在下又以重古質而
輕時制也陳其犧牲者謂先夕陳而省之琴瑟堂上升
歌之樂管磬堂下笙奏之樂鐘鼓金奏愈在下祝者祝

爲主人饗神之辭也嘏者尸酢主人已搏黍致福而祝爲之辭也降下也知氣在上致下之也上尊也遠也謂禘祫太祖及所自出之帝先祖祖禰也正君臣者率臣民以事其祖考篤父子者報本之義也睦兄弟者合昭穆於廟中齊上下者定異姓尊卑之位也夫婦有所謂君在阼夫人在房獻薦交錯而有別也祜福也天以其道陰隲下民彝倫攸敘而善承之以盡人道之大順斯以爲備福也此節備舉三代祭祀之禮儀文事義之盛而其所自始一沿夫上古飲食致敬之意推廣行之而天道人情皆得焉葢亦莫不從其朔初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孰古熟字越戶括反

作建也祝號牲齊幣玉之號以告神者元酒雖不酌設之亦以備祭儀也薦血以告殺薦毛以告純腥其俎者豚解而以俎盛之以獻也孰其殽者旣烹體解而湯爓之以獻也與當作舉奉也越席翦蒲席疏布布若大功者冪覆尊也澣帛練染帛以爲祭服醆亦盎齊燔爓肉炙炙肝君初獻肝從夫人亞獻燔從醴醆近古之飲燔炙近古之食也嘉樂而合之也夫婦翕翕則父母順所以

冀祖考魂魄之歆也莫虛無也先祖之神在虛無之中異於生人之形質不以褻味文物黷之而尙質以致其精意所以希合於沖漠也此節言朝踐事尸於堂之禮以神爲用以質爲敬皆原本朔初以起義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亨普庚反　告工沃反

退謂事尸於室也合亨者取鄉爓肉更烹之體別骨體之貴賤分而登俎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籩竹器盛脯果豆木器盛菹醢鉶如鼎而小實和羹凡此皆以今人所食之味用生者之器進之於尸冀神嗜之也奉養爲孝

錫福爲慈大祥謂禮極文備通於時宜以盡協神人之情而咸受其福也此節言事尸於室饋食之禮變質爲文用今易古以盡人之情而合諸天道雖極乎文之盛而要不離朔初致敬之誠也

此禮之大成也

總結上文禮因時而向盛而原委初終實相因而立則古今初無異致斯三代之所以反斯世於大道之公若其精義之存一以天道人情爲端質文通變與時偕行而順承天者固可於夏時坤乾而得其斟酌損益之繇矣

右第一章　此章問荅反覆申明三代制禮之精英自火化熟食以來人情所至則王道開焉故導其美利防其險詐誠先王合天順人之大用而爲意深遠非徒具其文而無其實以見後之行禮者苟修文具而又或踰越之則不能承天之祜而天下國家無繇而正矣其曰禮始於飲食則見人情之不容已其曰承天之祜則見天道之不可誣自生民以來莫之或易者亦旣深切著明矣後之爲註疏者不能涵泳以得其旨趣而立大同小康抑揚之論以流於老莊之說王氏陳氏遂疑其非先聖之格言其亦未之察矣今爲定其錯簡通其條貫

庶幾大義昭明而謗誣者其可息與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舍書也反

此一節孔子之言記者因前章歎魯之說未及發明故引夫子他日之言以證之周自厲王無道流死於彘識內大亂幽王承之遂喪宗周故老絕版章滅幾與杞宋之無徵等魯秉周禮而社稷安存文獻足考可以徵禮然因成王過賜遂習於僭名實不稱事多錯亂與周公制禮之意殊相背戾而盛德不彰故夫子深歎之郊祀

天之祭禹也契也謂禘也事守謂守其先世之事也杞宋之祀帝於郊與禘禹禘契皆因其先世有天下而行天子之事故後王使嗣之魯統於周無事可守而徒僭焉斯周公之道所由替也魯之失禮不但於僭夫子觀蜡之歎亦不徒以其僭乃非僭而不能繇禮者有矣未有僭而能合乎禮者也飾其所本無而爲之文則誠意自不足以相及而望其達乎先王承天治人之精意不可得已故禮之所繇亡僭爲其大端也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古伯反）

自此以下皆記者推夫子之言而明禮不可僭之意祭天郊也祭地謂徧祭四望及海內名山大川常古舊章也假至也謂禮法之大綱至極而不可易者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尊地卑上下定而精理寓焉故位之所在德之所及則誠足以至之祭各有分而不可踰也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辭者下告上說者上諭下祝爲辭嘏爲說幽暗昧也天子之祭其祝與嘏皆爲有天下之言沿於古昔昭告天下莫之易也諸侯郊禘祝嘏之辭說言一國則非其倫言天下則嫌於欲僭故藏之宗而不敢以示人是人神

相欺爲草竊暗昧之行也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醆玉爵天子以䣢尸者明堂位曰爵用玉琖斝玉斝周禮鬱人云受舉斝之卒爵尸以嘏天子者也魯僭稱而用之僭君僭竊之君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冕冠冕大夫冕而祭於公弁爵弁二者皆大夫之所得服然必受命賜於君而後敢服藏於私家盜世以相傳而自服之也大夫帥師受甲於公還而車還於甸用散於邸不敢以入私門今據爲己有則脅君自立而奪其

兵柄也上二節言諸侯僭禮自此以下三節則言大夫僭諸侯之事蓋君僭於上臣僭於下理勢之必然者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官謂有司具官不攝也聲金奏樂佾舞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句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期居之反衰七雷反朝直遙反

僕謂若僕御然春秋傳曰僚臣僕父母之喪則三年不從政新昏者則期不從政入則聽治歸則致政不敢擅國事為己有而得遂其私也以衰裳入朝當喪而不釋

事欲以自固其權耳與家僕雜居齊齒者謂僕登於朝與公臣爲列若春秋傳公臣不能具三耦取足於家臣是已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處昌呂反

田王制所謂閒田以封王之子弟也有國謂以國制祿有采者世祿而不世官也上言諸侯大夫相習於僭以極於亂自此以下三節則推本言之謂謹制度修禮法當自天子始天子正而後諸侯正諸侯正而後大夫莫敢不正反是則亂之始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壞古拜反

籍典章也非巡狩之常載於禮籍而入諸侯之國如出居於鄭狩於河陽是也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謔戲也天子諸侯各授其臣以有國有家而使安於所處以其戴己若自爲陵夷俯而就之召其僭而已矣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

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別必列反倍與背同
儐接也肅慤也不事謂無恆守疵病也藏身謂安其身
於上不事刑威之炫赫以服民也承上文而言臣之借
君皆因於君之失正而君之所以自正而正人者則惟
禮而已矣禮所以治政而有禮之政政卽禮也故或言
政或言禮其實一也禮以自正而正人則政治而君安
不待刑而自服若無禮以正上下而慮下之倍竊則必
過爲刑法以鈐束之刑愈密法愈繁而民愈偸士失其
職坻怨其上以此立國雖霸之術所以爲上下交病之

道也記者因夫子歎魯之事而推亂之所自生本於天子之失正乃反復推明先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道一惟齊民以禮而不以刑與前章夫子極言禮之意相爲發明雖其所論有體用精粗之別而意實貫通讀者可詳玩而得之也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火防無反

本者本其道殺者效其法降命者播而旁及於鬼神之等因以定人神之秩序也承上文而言禮所以治政安君故政之所自立必原於禮之所自生禮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莫不有自然之理而高卑奠位秩敘章焉

得其理以順其敘則鬼神以之儐制度以之考仁義以之別矣

命降於社之謂殽地

命者天命自然之理因之以制典禮者也降者由天而漸播之以差降者也殽地者天尊地卑自然之道不亢地於天而祭達於諸侯所以效地之順也緜此考之則社卽后土之祀而漢人北郊方澤之邪說亦不辨而知其誣矣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祖廟山川五祀皆本天子事天之精意而推之而自然

之等殺立焉故皆謂之降仁以盡其孝敬義以裁其與廢天子諸侯大夫各得祀其先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義之所至仁亦至焉或遠或近或祭或祧皆仁義之所著也

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命本於天效於地而天地之間有興有作以變化生成萬物則惟山川之興雲雨以承天地而起德業也故因其理而制山川之祀以通幽明於是天子徧海內名山大川諸侯祭其境內山川而大夫不得祭蓄有其土者斯有興作之事功相配而情相逮故差等以之立也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五祀自天子達於大夫降命之下者也五祀之神各司其令而不相踰威福訖於家故有家者皆以爲守則制度之所定也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聖人謂在天子之位而制禮者本天效地別仁義起與作考制度以儐鬼神禮由是立而凡人君所以治政安君使上下交正而遠於倍竊亦卽此而在焉聖人所以藏身深固不待刑罰而民自服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

竝列也禮之既立政卽行焉結上文

處其所存體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處昌呂反樂盧各反治直吏反

處者存於中而以爲則之謂所存者天地鬼神高卑合散神所奠麗而定位者也體之序者禮之等也玩者觀其敷施秩敘而通之於事也所樂者既有定位各依以爲安而發揮於事業者無不順也民之治者政之效也此又承上節而申明之言聖人參天地竝鬼神以達於禮而立政者莫不因其實理之固然條理之不昧者而效法之也禮體也政用也體用合一而皆承天以治人則禮之不可已而爲治亂之大司明矣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

生時謂氣之變合而先陰陽以成乎風雨寒暑者也正用謂裁成之人君授時而理財生遂而教訓之兼天地父師之任以居民上必自處於無過之地而後能盡其職禮所以爲天下尊過者也自此以下六節皆言君道之重以申明上文禮者君之大柄之意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

所明謂制禮立政而人就之以知從違明人決從違於人也養以貢賦言事謂分職任功也君待明於人法不自己立而惟下所興廢繇是下皆見其過而玩之故損公益私臣分君從之害皆起焉國日貧蹙而位不安矣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

法制明於上而百姓則之故人皆恃君以寡過故養君乃以自安而事君乃能自顯修明於上而下皆則之者惟禮而已矣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分扶問反

禮達則民明於則以自治分定則奉養服事之不敢後

雖驅之危亡之地而無畏死貪生之情矣此禮所以為君之大柄不待刑罰而民自服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珍義反去起呂反

去遠也仁慈柔貪謂荏弱恤私禮以為大閑則人無不可用之材而皆變化其氣質之偏君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以為天下寡過者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大夫死宗廟如晉欒盈宋蕩山之類變不正也禮達分定人不敢愛其私大夫或見放逐則引身而去不敢以

國君死社稷之義自處而與君抗爭矣此上六節旣以申明禮爲君柄之旨而反覆推明人君秉禮以治人之道則又以起下三節以禮治人情之意蓋自是故夫政以下八節皆言禮以承天之道而此下三節則以言禮以治人之情皆以發明第一章夫子所言之義天道人情雖無與致而於天道之承徵禮之體人情之治著禮之用則本末功效之閒亦已別矣而上六節絡貫而曲通之其立言之序錯綜而不紊讀者不可不察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耐古能字）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辟匹）

賜反

意謂以私意立法而強人從也辟喻也義者情之所宜利害者情之效也承上文而言禮達分定而人無不專致於上之情無不可效用於上之材合小康之世而爲大同者惟有禮以治其情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惡烏路反弟弟下特計反長丁丈反去起呂反舍書冶反下同

禮者以達情者也禮立則情當其節利物而合義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度徒洛反美惡之惡如字餘烏路反見賢遍反

大端謂喜怒哀懼愛惡皆自此生也一齊也窮盡也以用也欲惡藏於心而善惡隱人情亦至變矣乃先王齊之以禮既不拂人之情而於飲食男女之事使各獲其應得其於死亡貧苦之故又有以憫恤而矜全之至於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雖飾情以希求而終不可得

則變詐不讎而人皆顯白其情以歸於大同矣此先王所以治人之情不待刑罰而天下國家自正也乃其節文等殺之不忒則一本諸天道之自然故治人之情而卽以承天之道其致一也

右第二章　此章因論僭禮之失而推禮之所以爲安君治政之大川以終前章夫子歎魯之意而要以天道人情爲之大旨則卽前章承天治人之義而與下二章相爲表裏非徒爲僭禮者言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其者想像之辭德者禮之凝而化之本也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者一也仁義者陰陽剛柔之理以起化者也人道於是而立以別於萬物之生是天地之德也陰陽以撰言鬼神以用言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交謂互相爲成而形性皆具也會猶際也神來而伸於人息之鬼屈而往人之所消則鬼神往來於兩閒人居其中而爲之際會也五行之氣用生萬物物莫不資之以生人則皆具而得其最神者鄭氏曰木神仁火神禮土神信金神義水神智皆其氣之秀者也此節承上章天道人情而言人之有情皆性所發生之機而性之所受則天地陰陽

鬼神五行之靈所降於形而充之以為用者是人情天道從其原而言之合一不閒而治人之情卽以承天之道固不得歧本末而二之矣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秉者持以施生之謂垂謂光明之下逮也竅氣所自通也生生明也三五十五日盈望闕晦也天之用陽也而陽不亢於日星而垂其光輝暄和以施於地而作其生之德地之用陰也而陰不閉因山川之竅歔蒸為風雨露雷以承天之陽而終其生之德是天地之道皆以其

升降會合而施生者爲德也五行地之翕聚而成材者也四時天之運行而起化者也五行之化氣合離融結彌綸於地上而與四時之氣相爲感通以爲生物之資是亦天地陰陽相交之所成也日爲陽而外景以施明天氣之精也月爲陰而內景以受明地氣之精也月近日而不相當則明死遠而與日相暎則明生日陽入乎地中交乎陰而上暎於月和之象也月陰升於天與日竝驪不和之象也十五日而盈又十五日而闕感必以時離合消長之宜也則亦天地陰陽之氣交相施受以成德也此言天地陰陽之體以和合交感成用於兩閒

者爲德之盛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還似宣反　和胡臥反）

動者所效於氣味聲色以成用者也竭猶消也氣偏至而滯則不和迭相消竭而燥溼剛柔明暗無所過勝斡轉以互濟也五行之序地氣之推遷四時之序天氣之運行十二月以月與日合之次爲紀是陰陽之所自和也本者相生之謂五行四時十二月以成乎歲而各有其紀若六氣則以初之氣厥陰風木爲本四時則以冬

至爲本十二月則以諏訾之次合朔爲本錯綜以紀而定時各因其理之順也此以曆法徵五行之動也十二管律呂也律有雌雄合而爲六分而爲十二也宮君也如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之類詳見蔡氏律呂新書五聲凡用五管而成一奏所謂濁不過宮清不過羽也蓋亦和合而成音此以聲律徵五行之動也和者相得而適之謂甘與辛和辛與鹹和鹹與酸和酸與苦和苦與甘和也十二食未詳或胾殽膾炙炮燔腶脯葅醢麷蕡之謂還相爲質者以一味爲主而餘輔之此五行之動應乎五味之和也五色

青赤黃白黑六章若黑與白謂之黼青與黑謂之黻之類十二衣虞書所謂十二章還相爲質者以一色爲質而加餘色爲絺繪此五行之動應乎五色之采也此節言天地陰陽之用著於五行而五行之所以能成其美者則以互相和合錯綜而無所偏用斯以爲五行之秀也以上二節皆以發明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之秀周徧調合成生物之大化以起下文惟人爲能體備之意其不言鬼神者則以鬼神卽二氣五行之屈伸而月之盈虧五行之動竭皆有消息之理焉則鬼神之理亦存乎其中矣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別必列反

心者形氣之靈理之所自顯也端猶萌也被施及也謂施明於色而喻之也天地之理剛柔順健升降交和其同異翕闢訢合之際觸感而靈則神發而理著焉此天地之心人之所凝以爲性而首出乎萬物者也五行者萬物皆資之以生而其既成乎水火木金土則其質麗乎麤形而下之器也若其神之所絪縕於兩閒以承天地之化而生物則甫有其萌而爲水火木金土之所自成此猶未離乎形而上之道而於人乃成爲形是五行

之端也萬物之生莫不資於天地之大德與五行之化氣而物之生也非天地訢合靈善之至故於五行之端偏至而不均惟人則繼之者無不善而五行之氣以均而得其秀焉故其生也於五行之化質皆遇其故以不昧其質食而審其味聽而辨於聲視而喻其色物莫能並焉則天地之理因人以顯而以發越天地五行之光輝使其全體大用之無不著也心凝爲性性動爲情情行於氣味聲色之閒而好惡分焉則人之情與天之道相承終始而不二具可知矣上文言四時十二月而此不及者言人爲五行之端則其理著於人心而時月之

紀寒暑啟閉之宜亦惟人之良能而物所不得與者亦
可以類推已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作則謂立政也本者原其禮之所自出端者卽其萌而推其著也柄持而運行之也紀分別之以垂法也四者所謂本於天也月以為量謂施如其受之量如月受日明有盈闕也徒類也人者鬼神之會故理可類推也質者人所自生以五行之德為質而生禮也此三者所謂

殺於地也禮義者因義制禮而禮各有義也器成用著也本天殺地以爲道而實著之禮以成用也田者穀所自生以人情爲田言禮皆緣人情而起也靈物之神者畜謂馴致之也本天道以盡人情則物之性亦盡故禮成而瑞應之蓋天人一致之徵也承上文而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備陰陽四時日月五行鬼神之理故先王立政制爲禮以達人情即以合天德體用一原而功效不爽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

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復芳服反行下孟反

物亦事也舉統也得其本而理皆具事無不統也情可睹者得其大端而事物之情狀悉知也事可勸者運行有序而人樂爲之也列陳列之而下皆喻也藝常也功有量則可常也事可守者達於幽明之理則守人道而鬼神之理已得不從務於虛罔也復者反合於道也考成也奧主也得人之情人歸之爲主也飲食有繇者謂德被民物則享天下之奉而不虛也言先王本天道以

治人情故禮行政立而無不宜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鮪大鱧尤善逃者淰驚散也獝狂飛狘驚走三者在是則其屬聚而遠之人情不失謂灼之以卜而知吉凶之情狀此釋四者所以爲靈而致之足以爲瑞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秉奉也列定其制也繒幣也犧牲幣玉皆祭之物獨言

藻繪者蓋有闕文宣告也制度宮室衣服之等禮者吉凶軍賓嘉之儀官周禮六官御所治也序上下之等殺官有御而因事賦功無不舉之職也國有禮而尊卑上下無相越之序也舊邈祭祀以承天制度官禮以治人皆所謂禮義以爲器也而惟通於天人情理之故故幽明咸受治而皆得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

以守至正朝直遙反

定天位者天不可以方所求之就郊而遠之以尊之也於國者社在公宮之右也列地利者地生財以養人而各有封守故因而分祀之也山川爲地之所竅以交於天鬼神之所自屈伸故尊以鬼神屬之本謂仁與事之原孝爲仁之本五祀各有所司分職任事之本也巫史皆有事於祭者卜筮卜人筮人以諏日及尸瞽樂工侑佐食中居其閒心無爲者肅雍無言而存之於心也至正者端莊誠敬之至也承上文而言人神之治皆先王所以本天治人之事而精意所存不能偏喻於愚賤故

躬行於上者特以祭爲禮之尤重加之意焉祀典既定上下咸秩而當祭之日任宗祝於廟中與三公之在朝三老之在學均其隆重巫史瞽侑交相天子肅穆端敬以通神明所謂廟中者天下之象也以此作則於上庶幾民感於上之所敬修者潛移默喻以習知制度官禮之各有本原而非以强天下則不待告戒而禮自達焉是人情之所自治必本於天地陰陽之精理亦愈可見矣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

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禮行謂與修官備而敬以行之百神受職風雨寒暑不愆其節也極至也百貨極者物順成也服事也謂人皆以孝慈爲當然而盡其事也不言禮行於山川者畧文法則謂以神有專司知人有恆守也藏函也祭祀之義修而制度官禮之良法美意皆函於此也申結上文而言其效之著於人神者以終本天道以治人情之意

右第三章　上章言先王制禮既承天道抑順人情此章乃言天道人情合一之理明人之有情率原於天道之自然故王者必通其理以治情而情無不得則禮之

所自設深遠普徧而爲生人之慮者其愈明矣前四節推明人生受命之原以顯人道之所自立蓋言命而性在其中與中庸孟子意相發明而周子通書張子西銘皆自此出學者不可不詳玩焉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夫防無反下同大他蓋反

大至也至一者理無不爾富有萬殊而極乎純者也語其實則謂之誠無所感而固存四應而不倚則謂之中其存於人而爲萬善之所自生則謂之仁其行焉皆得而不相悖害則謂之順天之德人之性而禮之紀也分

者體之立也轉者氣之變合也變者運行之化也列序也謂屈伸往來之序也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大一之所爾爾則必動體有闔闢而天地定矣氣有噓吸而陰陽運矣變通相禪四時成矣由是而生化之幾出焉伸以肇天下之有則神也屈以歸固有之藏則鬼也莫不橐合於大一之中以聽自然之推盪而高卑之位剛柔之德生殺之序幽明之效皆於是而立則禮之所本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降曰命者卽所謂殺以降命禮之秩序也官效其職也謂皆以效大一之動而著其能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

分扶問反

自其一理渾淪闔焉闢焉而淸濁高下各奠其位則天地固大一之所分矣而闔闢之朕初無二幾淸者升則濁者自降是大一之生衆理者皆具於天而地者其動之所成也禮所自生存中而發外因用而成體其用者天之德其成而爲體則效地之能是本於天而動於地也繇是而事之序時之宜分藝之各效酬酢萬變而不窮皆以行其中和自然之節而爲仁之所自顯斯一本而萬殊之實也分者職所守藝者才所任也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養蓋義字之誤宜寄反食辭吏反冠古亂反朝直遙反

居存也義者人心之宜禮之所自建者也存於中則為義天之則也施於行則為禮動之文也飲燕饗食饋食公食貨力辭讓則飲食冠昏喪祭覲問射御之所資以為禮者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壞古拜反喪息浪反去起呂反

人之大端謂吉凶得失之主也固者操斂之勿使偷佚
以耗其生也會腠理束脈絡也事鬼神謂祭祀賓者天
人之通也亡人戕其生者講信修睦則爭亂息而無外
患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則淫泆遠而無內戕喪亡
之害免矣禮原於天而爲生人之本性之藏而命之主
也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天下國家以之而正惟聖人知
天人之合於斯而不可斯須去所爲繼天而育物也此
上四節皆明禮本於天德而道不虛行非達天德者不
能體之以起下文本仁達順之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禮待人而行猶酒之待蘖而成也君子敦仁以致順則禮達於上下小人飾文以竊禮徒爲禮盡而已矣故典禮具存而夫子歎三代之英未能逮者葢以此也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

義爲禮之制柄也禮爲義之章序也義之柄禮之序葢天道之著於人情者聖王本仁達順修其德以凝其道則人情治而人之大端立矣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種之用反

田謂禮所自植耕之修治使逼美也陳分別其宜也種

之者義爲禮本猶種之生苗也義非學不精耨之者去其似義而非者也仁者心之德學以精義而不存仁以爲之本則無以會通而合於天德也播達也達之以樂所以大順人情之和也禮所自立原於天德故非修德者不足以治人情而符天道依於仁而本立成於樂而用行斯修德之極至而後禮非虛行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禮爲義之實而禮抑緣義以起義禮合一而不可離故必陳義以爲德也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藝學也分區別其宜也節則也講習也强固也義緣學而精而受則於仁故必講學存仁而義禮乃堅固也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學以精義而天德自然之符以施之事物而咸宜者非仁不足以體之故仁爲義本順者樂之德也樂爲順之用而仁則其體也尊崇也謂爲物所信從也以上五節反復推原聖王修德以行禮之本而極之於仁蓋仁者大一之緼天地陰陽之和人情大順之則而爲禮之所自運此一篇之樞要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明乎此

則三代之英所以治政安君而後世習其儀者之流於倍逆僭竊其得失皆緣於此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無耜則亦不耕矣合謂內皆務於心也弗穫則非己有弗食不能利其用弗肥不能享其成也仁者順之體立於至足聚而措之以盡其用則仁之利溥矣仁為禮

樂之合而天道人情之會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
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
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
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革皮也法秉法不阿廉方直也相序楖睦而其理也德
謂仁也載禮之謂車行禮之謂御信實行考成也敦仁
而行之以順則天下無不順矣大大順斯大同矣三代之
英所以與大道之公而合德也自此以下至章末皆以
極言順德之美而贊仁用之大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養餘亮反

大順而後禮非虛行以承天道治人情而不匱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苑于粉反繆眉救反細行之行下孟反閒餘字

事大謂臨大事積究也苑滯也繆悖也細行小節失疏忘也深意深遠也通者能達其意茂密也有閒疏通也連者[illegible]相因不相及各成其章而不紊也動變也不相害變[illegible]違其初也以大順之道接事應物而無不咸得此順之效而樂之實若其體則仁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順者以至仁而體人之情人情得則雖危而不傾政治而君安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須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

殺色戒反 當丁浪反

不同謂等殺之宜持情者人情之流蕩放恣而無約束得其宜則有以定其情而自持也合危謂安危一致也山者山居者渚者澤居者也敝勞也各安其居習其利不

病之也飲食者土穀之產與水火金木爲六府時因其德王材成之時令男女謂昏嫁年者女二十而嫁男三十而娶四十授職五十授爵德因能任職也用民力役之事順得其時制而人樂爲之此言順之達於人情者也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俯與頫同素口反

昆蟲螟螣之屬凶疫也艸木之異曰妖禽蟲之怪爲孽

疾害也愛吝也道謂三辰之軌寒暑之正器車未詳可俯而闚不驚騖也此言順之達於天道者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句此順之實也

是此也無故謂無異故禮者義之實修禮而義達矣信者實理天之德仁之藏也仁者順之體敬體信而順達矣天道人情凝於仁者於禮本仁行禮而施之無不順皆其實然之德也

右第四章　此章承上三章而言禮之一本於天而惟體天德者爲能備大順之實以治政安君而天人無不

順焉三代之英所繇絜大道之公而繼天立極也乃旣
求其本則一言以蔽之曰仁葢此章之言仁與中庸之
言誠一也是禮之所自而達於天下則順是也故夫子
答顏子問仁而曰復禮學者繇是而體察之則天德王
道體用合符之理可不昧其要歸矣

禮記章句卷九終